

续集 A 卷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青羊主编



九洲图书出版社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

精品大系

青羊 / 主编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1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续集/青羊主编.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4.12

ISBN 7-80114-035-4

I. 情… II. 青… III. ①言情小说: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②言情小说: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4740号

(京)新登字 309 号

情 殇 续集A卷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出 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北京丰盛胡同19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大32开

字 数 400千字 印张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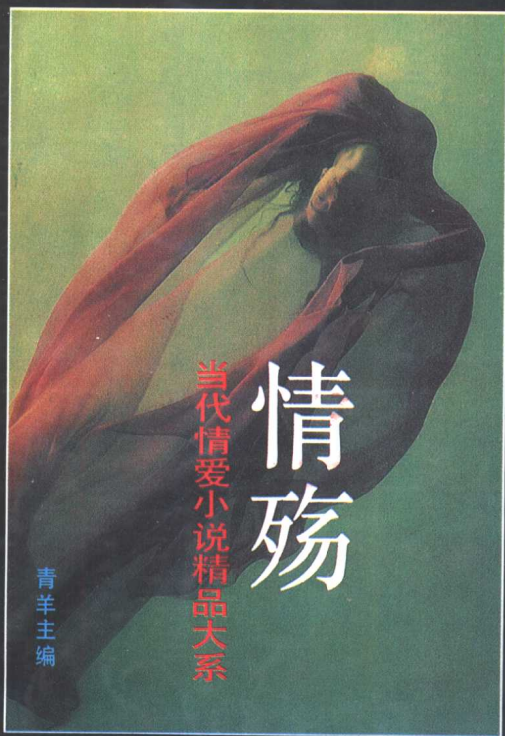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199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5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4-035-4/I·14

定 价 13.90元(全二卷27.80元)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青羊主编

《情殇》(A、B、C、D卷)问世后，赢得了广大读者和作家们的一致喜爱；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又推出新力作《情殇》续集(A、B卷)。

丛书策划：卢荆林
责任编辑：黄宪华
封面设计：李法明

续集 A 卷

爱，只有在
两性结合中才被
赋予了双重的意
义：精神之爱和
肉体之爱

——
劳伦斯

九洲图书出版社

卷首语

不管天崩地坼，还是沧海横流，
这爱永恒！

像草，像溪流，像空气，这爱曾经顽强地在石缝间乃至一切角落里生长、渲泄、漂浮、弥漫。它形成并且永将持续着一个场，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死去活来，如痴如醉，亦梦、亦幻、亦狂。

人们苦苦寻觅、苦苦追踪、苦苦把握，把这爱高举过头颅，自己终日仰望着、激动着，用杜鹃啼血的虔诚与泣泪成雨的执着，宗教般地崇拜它、抒写它、祭奠它，把它或者撒入疏林或者埋入旷野……

这里为大家展现的是一个个嗜梦者的呓语。

对于匆匆而去的人生来说，因爱而生的一切温馨与美好、为爱而逝的一切荒唐与罪愆，无不让人感奋、让人流连、让人肃然而又庄重！

张	昱	情幻(1)
铁	凝	对面(47)
莫	言	神嫖(86)
王	刚	太阳的女儿(95)
池	莉	绿水长流(137)
述	平	某(191)
尤凤伟		石门呓语(273)
秋	月	深爱无悔(324)
王梓夫		蝉蜕(378)
邢小利		寻找故事(408)

情 幻

张 旻

1

这一阵子作家余宏住在学校里写一部题为《缠绵》的小说。余宏刚经历了离婚的风波，眼下是独身一人。他的前妻小岚已经从家里搬走。他们没有孩子。虽然家里的环境比学校更安静，可是余宏在家里却什么事也干不成。他只好住到学校来。现在余宏的写作进展还比较顺利。当余宏在写这部题为《缠绵》的“爱情与阴谋”的小说时，他不能不时常想起他的前妻小岚和他们之间的三年的婚姻。这件事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进入他的小说，同时也一点儿一点儿地显得遥远和怪诞，不像是真的。好几个晚上，虽然故事已经进行得很远，作家余宏却还在时断时续地回忆余宏和

小岚的初次见面，觉得自己写得非常苍白。六年前，小岚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当初余宏却对她一无所知，这不能不使余宏感到非常诧异。其实小岚是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她曾经留过两条齐腰的乌黑的长辫，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容颜秀丽，举止优雅；而同时小岚又是个十分内向的、腼腆害羞、爱好恬静、不喜抛头露面的文静女孩。虽然小岚有很好的身材和容貌条件，嗓音也不错，可是她从来也没有上过学校的舞台。她小时候，曾经因为老师要她在学校的一次广播大会上发言，急得大哭，结果老师不得不让其他同学代读了她的稿子。小岚长大后，害羞的禀性几乎一点儿也没变。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三年里余宏居然丝毫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自己未来的恋人和妻子。1989年夏天，余宏家在城里新建的“花园新村”增配了一套住房，余宏住过去后，有一个时期经常在新村的小径上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子，那女子每回都很注意地看他一眼，嘴角上若隐若现地有一丝浅笑和窘迫。或者是早晨，她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去上班；或者是傍晚，她骑着车回来。那年夏天，街上流行桃红色的连衣裙，她也常穿，这样轻便艳丽的服装更加显出了她的肤色和体态。她很漂亮，端庄中略有些矜持，即使在她凝眸注视余宏的那一刻。她的目光并不热切和沉重，只是轻轻地在余宏的脸上滑过，不留下什么痕迹。余宏无法判断她为什么会注意自己，是出于礼貌（因为自己也在注意她）？还是出于兴趣？她的乌黑光亮的长发在脑后扎着，唇红颊白，风姿绰约。开学后有一天上午，余宏到城里的一所小学去找他小时候的一位老师，他上了三楼，沿着走廊往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走去。当时正在上课，走廊里空荡荡，很安静。余宏走过两间教室，当他走到第三间教室外面时，教室里正在上课的那位教师隔着窗户向他投来了一束明亮的目光。仓促间余宏几乎想不起她是谁，但又感到她很熟。他们俩互相望了一眼。余宏走过那间教室，才想起她就是自己常在花园新村里遇见的那个年轻女子

——原来她是这所小学的老师。余宏到了办公室，找到了小时候的那位老师，把要谈的事情和老师谈了，告辞出来。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闹哄哄地从教室里拥出，在他们身后，出现了高高的、略显疲惫的她。她老远就看见了余宏，在朝余宏微笑。余宏朝她走了过去。那天，她穿着雪青色的T恤，一条亮丽的花裙。她叫余宏：

“余老师。”

余宏说：“你好。你在这儿工作？”

她说：“是的。余老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余宏说：“这是我的母校，我来找小时候的一位老师，她托我办一件事情。”

她感兴趣地问：“是吗？是谁？”

余宏告诉了她。她点点头，说：

“余老师，你住在花园新村的对吗？我常碰见你的。我们家也在花园新村。”

余宏说：“是吗？你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她说：“是的，八七届的，毕业两年了。”

余宏说：“八七届我没有上过课，所以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她说：“我叫曹小岚……岚就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风。”

余宏道：“是山风的意思。”

她笑笑，便邀请余宏到办公室去坐一会儿。余宏说不去了，自己还有事。他们俩都很客气地把自己在花园新村的住址告诉了对方，邀请对方有空去玩。他们就分手了。

那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凉爽的夜晚，余宏在花园新村自己的住处，正在灯下看书，忽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过去打开门，在灶间昏黄的灯光下，站着脸颊有些微红的小岚。余宏有些手足无措，说，是你啊。赶紧让开身，请小岚进来。小岚说，余老师，没有想到

原 书 缺 页

余宏答：“一个人，很幸福对吗？”

她又笑了，说：“余老师，我还以为……”

“以为我结婚了？”余宏问。

她说：“是的。”

余宏脸上也露出微笑，问：“那你见过我的那位了？”

他们俩都轻轻地笑出了声，显得心照不宣似的。余宏换了一种坐姿，跷起一条腿，喝茶。他们沉默了片刻，又聊起来。他们一起回忆了小岚在校期间发生的一些旧事，结果发现他们俩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或者对某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中有一人竟会一无所知。其实事情并不遥远。对此他们都觉得很新奇。那几年发生的一件最不寻常的事是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音乐老师和一位十八岁的女学生的“生死恋”。据余宏的说法，他们的关系是被几个女生发现的；但据小岚的说法，则又是另一种情形。小岚淡淡的语调总是让余宏感到不容置疑。音乐老师是个单身汉，没有结过婚，相貌平常，不像他的身份所炫耀的那样；在余宏看来，他是个孤僻、琐屑、鄙俗的矮个子秃头男人。事隔这么几年，余宏现在有机会向一位当时的女生询问对此事的看法。他问小岚：

“你知道那个女生怎么会和他好的？”

小岚说：“我不知道，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余宏说：“可能是因为她太幼稚了。”

小岚说：“余老师，她一点儿都不幼稚。听她寝室的同学说，她是真的喜欢音乐老师，喜欢听他唱歌、听他弹琴，对音乐老师平时对她的关心也非常感激。”

余宏说：“这不也是幼稚吗？”

小岚说：“余老师，你不认识她，她并不幼稚。”

余宏一笑，顿片刻，问：“我们现在怎么会说到这件事情的？”

小岚也面露微笑，说：“真的，那时候我夜里常做恶梦。她就

住在我们隔壁寝室，我一想到她那么死了，就感到很恐怖。那几个老师还告诉学生，他们怎么把他们俩在音乐老师的寝室里当场捉住。这件事在我们学生中间传得沸沸扬扬，什么一个老师埋伏在里面，发出信号，外面的老师一起冲进去。”

余宏道：“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

小岚沉静地、含笑望着余宏，说：“余老师，你一个作家，不关心生活，闭门造车。”

余宏说：“哪儿是这么回事。”

余宏起身，给杯里续了水。他们又聊了一些别的。小岚说，她看过余宏的小说，问余宏最近在写什么。余宏答在写一部谋杀小说。便介绍了那部小说的构思。小岚说，等发表后她一定要去拜读。说着站起身，到书橱那儿去看余宏的藏书，问余宏借了几本古典小说，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余宏请她再坐一会儿。她说时间不早，她要回去了。便拿好那几本书，和余宏道别。临走前，余宏找了几本登了自己小说的杂志给她。余宏要送她回去，说自己也要出去一次，和一个朋友约好的。小岚说，是吗，那我影响你今天晚上的安排了。余宏说，什么话，你能光临寒舍我是非常高兴的，别的都是小事。余宏就打开门，陪小岚下楼。

小岚的家在新村北面的一栋楼里，余宏把小岚送过去后，自己出了新村，来到凉风习习的街上，溜达了一圈，也回家去了。

大约一个月后，十月底，是余宏的生日。这时他们已经见过两三次面了，小岚已经把第一次见面时借的那几本书还了，又借了几本新书。他们谈到了那几本小说，也谈到了余宏写的那些小说，也谈了一些别的。小岚柔顺润泽的长发髻在头顶，有时也披于肩上，粉脸微红，杏眼含波，娴静、温和而又春光洋溢。

那天上午，余宏在学校给小岚打了个电话，问她晚上是否有空。小岚在电话那头顿了片刻，说，有空的。余宏问，今晚我想请你吃饭，你肯赏光吗？如果你肯赏光，请你晚上五点到我那儿

去。小岚在电话那头又顿了片刻，答，好的，谢谢你，余老师。

下午余宏回到家。五点钟，有人敲门，是小岚来了。小岚一进门，就从背后亮出一束鲜花，递到余宏面前，说，余老师，祝你生日快乐。余宏接过鲜花，十分惊喜，满脸笑容，说，谢谢。又问，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小岚说，我是知道的。余宏未及再表示他的惊奇，小岚问他，这束花怎么样？好看吗？余宏举着那花，说，非常好看。小岚说，这是我到学校的花圃里去偷的。余宏笑了，找了只空瓶把花插上，放在桌上，两人欣赏了一会儿。

余宏那天穿了一件新买的灰蓝色的茄克衫，里面的黄格子衬衫也是第一次穿。小岚穿着羊毛衫和长裙，给余宏印象最深的是苹果绿的羊毛衫里面翻出一只粉红色的衬衫圆领，宛如花叶似地衬托着她的白脸。羊毛衫和长裙使她显得又苗条又丰满，长发扎成两条辫子，荡在脑后。逸起一缕清香。在那束鲜花前，他们都安静了下来，将欣赏鲜花的目光互相瞥了一眼。余宏一笑，多少有些自嘲地说：

“我们今天好像都穿了新衣服。”

小岚说：“为了庆祝你的生日嘛。”

余宏说：“你今天穿得特别好看。”

小岚说：“是吗？你也很潇洒。”

余宏笑道：“我们俩这么彬彬有礼地站在这儿互相恭维，干吗？还是快去吃饭吧。不过，我倒不是恭维你，你今天确实穿得特别好看。”

小岚答：“我也不是恭维你。”

小岚忍俊不禁，掉过头去。两人一起离开余宏的住处，出了新村。

余宏那天晚上带小岚去城里的一家西餐馆吃饭。他们俩一起点了菜，要了一瓶红葡萄酒。小岚只喝了一点儿酒，两颊便浮起一片红晕，艳若桃花，再也不肯喝了，只喝饮料。余宏独自把那

瓶酒喝完，感觉到身轻如燕，心境空旷，话语如流水似地从心间涌出。小岚始终含笑地、目色迷离、醉态可掬地望着余宏。他们坐在一个车厢座里，面对着面，朦胧柔和的灯光仿佛在他们的脸上抹了一层油彩，显得十分光洁和润泽，十分生动；他们的膝盖在狭窄的桌面下轻轻相碰。那晚虽然人不少，但并没有影响他们节日般的情绪。

吃完饭后，他们出了餐馆，来到街上。时间还早，他们决定去看电影。他们进去时电影已经开场，一片喧响。他们在黑暗中找到位子，坐下看了一会儿，都不喜欢那部片子。后来他们也不记得那是一部什么片子。他们手握着手，于中场时悄悄离开了影院，回到街上。他们在树影婆娑的人行道上荡了一会儿。余宏建议道：

“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吧。”

小岚答：“好的。”

他们就往回走，到了余宏的住处。在沙发上坐下，他们望着对面桌上的那束鲜花，不约而同地、几乎同一时刻地作了一个深呼吸。余宏说话时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异样，他说：

“这花很美，谢谢你。”

小岚说：“这是我从花圃里选出来的嘛，当然是很美的。”

余宏笑笑，又问：“要不要倒杯水？”

小岚答：“不要。”

他们的手进门时下意识地松开了，这时，他们一面说话，一面又互相握住了手。小岚纤长的手指十分光滑柔软，在余宏的手心里有些出汗，潮潮的，细腻得很。余宏的一只手伸了过去，无奈地、失去控制似地在小岚的肩头微颤。小岚挪动了一下身体，坐过来一些。他们的脸靠在一起，沉浸在绚烂的花色和芳香里。那一束鲜花在狭小的空间和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越来越凝重、奔放，芳香四溢。余宏侧过脸去，轻轻地触着小岚的耳朵、脸颊、闭着的

眼睛和嘴唇。小岚的脸是那么白丽、洁净，嘴唇红润饱满，长长的睫毛乌黑闪亮。余宏感觉到一缕清淡温馨的暖气在小岚的唇间游动，小岚湿漉漉的润滑细长的舌头似乎带着一层淡淡的甜味儿。余宏忽然冲着小岚嘴里咕哝了一句话：

“小岚，我爱你。”

小岚喉咙动了一下，似乎将余宏的这句话连同声音一起伴随口水咽了下去。小岚也冲余宏嘴里咕哝了一句话：

“余老师，我也爱你。”

余宏的喉咙也动了一下，把这句话咽下。他们继续以炽烈的情感接吻。余宏在这样的时刻脑际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一件事：以前有一个女学生在闲聊时告诉过他，她曾经给她们寝室的女同学出过一个问题：假如发生地震，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有一位女生回答，如果发生地震，她马上去找一个男生和他接吻，尝尝接吻的滋味。余宏那里心想，这真是一个真实的回答，自己可能也会这么回答的，至少在心里。现在，余宏一面和小岚接吻，一面心想，也许，小岚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接吻的滋味。余宏感动地对自己说。

他们长久地吻着，不分不离，舌头和嘴唇都淡腻极了，有些发木。他们的口水和气息更是在嘴里融为一体。余宏两手紧紧地抱住小岚，俯身在上面。这就是少女的身体。余宏又在心里感动地对自己说，似乎进入了一种迷狂的、谵妄的状态，不知如何是好。小岚少女的胸脯在薄薄的羊毛衫下隐约而又醒目地耸起，余宏的一只手，有些哆嗦地挪动过来，碰到了它。余宏对着小岚的嘴，又说：

“小岚，我爱你。”

小岚睁开雾蒙蒙的眼睛，望着余宏，像呵一口气似地轻轻地问道：“余老师，你不骗我的吧？”

余宏答：“我怎么会骗你，小岚？”

小岚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候她欠起身，一只手勾住余宏的头，另一只手掀起毛衣，把里面衬衫和胸罩的扣子都解开了，她的绷紧的胸脯宛然一汪春水似地淌开。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对乳房。那一瞬间，余宏的心脏怦然颤抖，发生了早搏。在那样的震颤中，他恍惚看到了小岚的两颗乳芯泛起酡红的、晶莹的光泽，小巧精致、含苞欲放，又像是活灵活现的小精灵似的。余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俯下脸去，嘴唇沿着小岚的颈往下移动。余宏感觉到满口水，清香袅绕，仿佛小岚微胀、饱满、鲜艳欲滴的乳芯在唇间微颤，分泌出了那些甜汁。余宏咽了，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梦游似地伸下去，贴在小岚腿上，欲把小岚的裙子撩起。小岚抓住了那手，不让它动，说：

“余老师，别……”

余宏的手停住了，然后它有些僵硬地小岚的腿上摸了摸，嘴里仍像含了一口水，说：

“小岚，我爱你。”

小岚的指尖在余宏手背上捏了一下，说：

“我知道，余老师。”

两人都沉默了。不知过了多久，小岚坐起身，撩了撩头发，轻声问道：

“余老师，你后天回来吗？”

余宏答：“我回来的。”

小岚说：“我后天晚上过来。”

余宏说：“好的，我等你。”

余宏帮小岚把衣服整好，两人都站起身。他们下楼时，外面的夜已经很深。他们俩沿着一条阴暗的小径往新村后面走去。几乎所有的窗户都黑了，在那栋楼上，有一扇窗户仍亮着很明亮的灯光。小岚指着那扇窗户告诉余宏，那儿就是她的家。

余宏说：“你爸爸妈妈还在等你。”